

第21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谢弗先生(德国) (副主席)

目 录

议程项目75：有关新闻的问题

议程项目37：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 依照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的一个决定分发。

Distr. GENERAL
A/SPC/46/PV.21
29 November 1991
CHINESE

下午3点25分开会。

议程项目75

有关新闻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各位成员注意1991年11月11日秘书长的说明。该说明已作为文件A/SPC/46/3散发。

议程项目37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记得,关于这一将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的项目,大会决定特别关心种族隔离问题的组织和个人将被允许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得到听询。委员会在10月7日的第2次会议上决定,10月31日为提出听询请求的最后期限,并在听询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审议在这一期限之前收到的所有请求。委员会11月8日举行的第20次会议批准了文件A/SPC/46/L.4和议程1-5中所载的听询请求。

我提议,按照往年的惯例,委员会要求对这些听询进行逐字记录。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呼吁和这一项目有关的听询中的所有发言者将发言内容仅限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首先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佩科先生发言。

佩科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对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发言感到荣幸。

在人们欣喜若狂,在南非政权对南非的根本变革是认真的这一谎言正在扩散,甚至在那里声称致力于铲除种族隔离和摧毁殖民主义的人为和南非打交道的手段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的同时,事实表明,变化是表面的,并不能导致铲除种族隔离。事实上,局势正在变得危险,这不仅对南非境内的殖民地非洲人是这样,而且对前线国

家、最后对整个非洲都是这样。

1991年11月11日，F·W·德克勒克先生及其外交部长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南非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关于两国经济和科学关系的广泛协定。现在，以色列一直在帮助南非发展核能力这一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今天，被压迫的人民被要求不再使用“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等字眼，因为南非已经出现了“变化”。一些人宣称，阿扎尼亚境内的殖民地非洲人绝不应该在有关殖民主义和自决的项目下继续得到讨论，因为这和南非局势“不相干”。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这种思维和这种态度是绝对错误的。但是，阿扎尼亚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政治组织继续把所谓的政府和当局称为政权，因为南非政权仍然是种族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该政权代表少数人，而土著非洲大多数人仍然在外国统治之下，仍然没有投票权。

让我提供有关南非的长期存在的事实。

F·W·德克勒克先生及其外交部长以及该政权的其他官员的言行清楚地表明，该政权反对在南非实现一人一票的多数人统治，而是赞成使伪装起来的少数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永久化。

南非政权拒绝执行联合国1989年12月14日的《宣言》(第S-16/1号决议)。据南非人权委员会说，关于政治审判和政治犯，到1991年9月已进行了476次政治审判，2659人被指控，在奥兰汉自由邦进行的政治审判有689宗，纳塔尔122宗、北开普96宗、西开普57宗、所谓的家园班图斯坦130宗。共有“破坏安全”犯共有250人，“动乱”犯1200人。这使政治犯的总数达到1450人。在南非的死囚名单上有333人。

在1990年这过去的一年中，南非每天有36人死于肺结核。肺结核被称为种族隔离疾病，因为这种病在人们居住拥挤和生活贫困的地方蔓延猖厥。

南非政权正在欧洲作移民广告，许诺给予各种好处和公民权。这些移民比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者本身还更种族主义。其中有些人已加入南非政权军队。南非政权还

立即使来自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的雇佣军成为公民。该政权还雇佣和部署这些危险的杀人犯同南非军队一道对付手无寸铁和毫无自卫能力的妇女和儿童。

不可否认,在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升级。这主要是南非政权支持和挑动的,其目的在于维持白人至高无尚的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南非政权通过驻在北德兰士瓦省的穆尔德科普基地的南非特种镇暴队、第32营、原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的塞卢斯侦察队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进行白人对黑人灭绝种族的暴力行动,而这些行动却被说成是黑人对黑人的暴力。

此外,还对非洲妇女采取绝育措施,并怂恿某些带有艾滋病毒的阿斯基亚人同非洲妇女睡觉,以便在非洲人中传播艾滋病,从而减少他们的人口。1991年10月31日,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人》揭露

“根据对人口趋势进行的一项国际监测,艾滋病造成的大屠杀可能使南非人口减少,造成经济和社会动乱。到1995年底,在南非可能多达1280万人被艾滋病毒感染……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艾滋病可能使南非人口减少,官员们却拒绝对这个事实采取行动。”

在南非,白人平民拥有250万枝枪。任何18岁以上的白人都可拥有多达28枝公开购买的枪枝。此外,据设在纽约的非洲基金会说,南非已从美利坚合众国进口了20吨枪枝。去年有一万非洲人被杀害。今年非洲人以每天15人的速度在死亡。

非洲人以种族灭绝的规模死亡这一事实促使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克拉伦斯·马克维图质问:

“受压迫和一无所有的阿扎尼亚人是唯一的一成不变地定期去坟场的人这一情况还要继续多久?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答。”

1991年9月14日三方签署了《和平协议》。但仅仅到该月月底就有200多非洲人被杀害。在签署《和平协议》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克拉伦斯·马克维图主席对那些任意屠杀非洲人的不露面的枪手所进行的活动提出了警告。自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发生的屠杀证明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立场是正确的。

让我谈一谈种族隔离的各种罪行。南非政权拒绝对真正的政治犯实行大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本无法使南非政权对政治流亡者实行大赦。因此，流亡者不能肯定如果他们回国将不会受到起诉。我必须提出，就在一个星期以前，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回国后被神秘地谋杀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许多领导人都得不到允许无条件地返回本国。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驳斥这种观点，即那些犯下种族隔离这种危害人类罪行的人竟然宣称有权利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实行所谓的赦免。我们坚持认为，如果南非政权有诚意，它就必须宣布不使我国人民遭受审讯和分门别类这种污辱的大赦。总之，真正的赦免只能由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施于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南非政权竟然宣称有这种权利是很荒谬的。

非洲人正在遭受屠杀，象苍蝇一样死去，葬礼和哀悼司空见惯。他们50%的幼儿在六岁以前就死去，每天有36人死于肺结核病。人们生活在赤贫之中，近200万儿童不能上学。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人要求世界集中注意一些奢侈活动。南非的白人现在可以来玩橄榄球、网球和其他上流社会的运动，而非洲人则遭受贫困，疾病和愚昧，有些人整日挨饿，无栖身之处。根据这样一种想法：必须让白人有机会在国际上打橄榄球，那这些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就绝不能成为优先事项。这是什么道德观念！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公正！只鼓吹而不实施的新的国际秩序是多么美妙。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始终认为必须继续实行体育制裁。那些想打网球和橄榄球、想参加奥林匹克的人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以确保实施得到非洲土著多数人赞成的新的宪法。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有正常的体育运动，非洲人不能靠对未来的许诺生活：他们必须生活在自身处境的具体现实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如果南非代表团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它将唱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的国歌，将举种族隔离旗帜，这将明确地表明在南非种族隔离仍然活着、仍然有力量。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参与了避免奏这样的国歌和使用这样的旗帜的一些伎俩。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计划这样做，以欺骗全世界。实际上，参加者将几乎无一例外

地是白人。南非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领导人桑姆·拉姆赛十分明白，取消体育运动制裁不会对非洲人有什么好处，而只会对白人少数有好处。

取消制裁和所有其他措施被大多数非洲人视为背叛以及对铲除种族隔离和摧毁殖民主义的阻碍。

当然，非洲为民族解放和自决进行的斗争不是从实行制裁开始的。这个崇高的斗争不会随着制裁的消除而结束。事实上，非洲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必须加强武装斗争。《明星报》最近呼吁泛非大会的马奎图主席说服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放下武器。这是在泛非大会的游击队杀死了若干白人警察和士兵之后发生的。当然，报纸只是在该政权治安部队的几名武装白人被杀死时，而不是在每天都有数千非洲人死去时发出这种呼吁，这是令人奇怪的。

德克勒克政权已经废除了1913年和1936年《土地法》和《种族区域法》的法律方面，并粗略地修改了《人口登记法》。人们还记得，《美国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律》明确地呼吁把废除种族隔离的这些法律支柱作为取消美国联邦制裁的一项条件。

但这种废除对被压迫和被剥夺的非洲人意味着什么呢？非洲人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实际上使10680万公顷，即土地总面积的87.3%掌握在只占总人口13%的白人少数手中这一事实表示了反对和质问。

为什么废除《土地法》？白人可以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保留这片广阔的土地。没有投票权的非洲人没有钱。由于增补法律规定一个土地或财产所有人不能在没有得到他或她的邻居或社区的同意的情况下转让他或她的不动产，非洲人无法购买任何地方的土地。这种强加的“社区利益自决”实际上维持了关于土地和居住隔离的现状。

被视为种族隔离的一个支柱的《人口登记法》只是被粗略地修改了一下。它并没有被废除。根据这项所谓的新安排，将不对1991年6月25日以后出生的婴儿作种族分类。在这个日期之前出生的人仍然被登记。在一项新的非种族的民主宪法生效以

前,这些人将继续在种族上被分类。

南非政权于1990年废除了所谓的《公共场所隔离法》,但公共场所继续被隔离。它们被私有化了。采用了被笨拙地称为“社区自决”的措施。这意味每个居住区的白人必须同意让非洲人使用公共场所。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适用于学校和由于废除《种族区域法》而可以享用的财产。

废除所谓的种族隔离支柱并没有在根本上为被压迫和贫困的被剥夺的非洲人改革种族隔离现状。南非政权正在利用对种族隔离法律的表面上的废除来改善其国际形象并赢得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它视为其传统支持者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该政权已经成功地诱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布什总统取消根据《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律》所实施的制裁。德克勒克的行动也使得欧洲共同体各国的外交部长们建议取消某些制裁。

在应该由谁来制定新宪法这个关键问题上,已经提出或建议了若干立场。该政权已经提议召开一次多方会议来讨论新宪法。这个所谓多方会议的参加者将由该政权以得到证实的支持为依据来邀请。这意味着不管哪一个不代表任何可成立的选区的“纸面上的当事方”都可参加这次会议。多方会议的目标是让所有人,但主要是那些支持或屈从于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没有代表性的分子来挤满谈判桌。这样一次会议在起草一部宪法或商定承认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多数人统治的基本原则方面不会取得什么成功。泛非大会拒绝了该政权的多方办法,指其为不民主和偏袒少数人政权。

泛非大会坚持认为,新的宪法必须由民主选举的代表来起草。因此,它提出了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来作为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民主办法。这个制宪会议应该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让所有18岁以上的阿扎尼亚人在共同选民名册上登记投票,选举产生。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已经存在着分开的选民名册;因此是可以在3个月之内制定一份共同选民名册的。

该政权的策略是分开同被压迫人民的代表对话,这是殖民主义者典型的分而治

之战术。该政权呼吁召开一次多方会议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1990年2月2日以来史无前例的暴力升级是由该政权发起的,为的是削弱各个民族解放运动并破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

该政权和爱国阵线的代表之间必须进行严肃和真正的谈判。泛非大会和被压迫人民的其他组织已要求成立一个包括向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这样的国际当局在内的过渡当局。该政权不能在我国行使主权;任何这样的“主权”都是通过殖民化和侵略篡夺的。为使世界错以为南非不是一个殖民地而在南非进行的对国际法的篡改没有骗住被剥夺的阿扎尼亚人民,使其接受本世纪非洲的这个巨大殖民骗局和谬论。

朝前进展的途径就是不轻信并不被那些不再服务于南非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人所吓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比阿特丽斯·罗默女士发言。

比阿特丽斯·罗默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想以代表着102个国家内1亿多工人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名义对再次有机会就南非局势表达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感谢。

过去两年中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目睹了朝着自由方向的非凡进展。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压迫政权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长期遭受外国占领和统治以至几乎被世界忘却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独立,并现在坐在这些会议厅中。然而,种族隔离问题仍然摆在联合国的议程上,并且是国际自由工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关注。

当然,在这里也看到了重要的进展。我们并不否认这点。但是,我们在欢迎废除种族隔离法律的同时,并不相信这些尽管意义重大的步骤不仅仅是拆除了一个丑陋的门面,而使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并使陷在里面的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变。当我们尚没有看到南非的黑人公民排队来为一个他们所选择的政府投票的时候,怎么能够严肃地谈论不可逆转的变化呢?只要还没有一项保证他们这项权利的宪法,就必须保持

国际压力。我们认为非常难以相信南非政府怀着诚意进入谈判的意愿。关于政府机构参与城镇暴力、右翼袭击和破坏稳定以及政府为反对民主的反种族隔离力量的秘密活动提供资金的揭露简直太多了。

政府最近单方面强加的增值税使家庭的基本食品开支增加了3%到5%，很难说这表明了对创造一个公正和民主的南非和纠正种族隔离的错误的真正承诺。正相反，以目前的形式这项税有效改革了南非经济，它把钱从消费者手里拿走用于支助大企业的税务减免。国内的低收入人口——他们正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机构今年已向南非当局提出几次抗议，敦促他们就强加增值税进行民主的谈判和磋商。上星期由两个工会联合会，南非工会大会和工会国家理事会发起并由三百五十万人参加的总罢工是在南非进行的最大的一次罢工。它有力地提醒了国际社会比勒陀利亚继续不顾该国大多数人口的意愿。南非工会大会秘书长杰伊·纳伊杜将其称为“对这个政府的摧毁性的不信任投票”。

南非民主工会联合会进行的另外一场斗争是将劳工权利延伸到农工、家庭雇工和公共工作人员。关于家庭雇工和公共工作人员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政府仍然打算将农工从《劳工关系法》中排除出去。他们的情况特别严重。1990年5月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国际种植、农业和联合工人联合会一道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都挣钱少，待遇差。卫生保健只是名义上的或者根本不存在，住房条件令人吃惊，而童工，虽然不合法，却随处可见。上届国际劳工组织会议要求所有会员国确保南非的劳工立法至少充分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标准，并注意到立法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应该充分包括农工，家庭雇工和公共工作人员。

多年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一直帮助黑人工人建立强有力的和民主的工会，和克服种族隔离制度使他们遭受的骚扰和迫害。迫害还没有停止。就在上个月，南非工会联合会的四位领导人，杰伊·纳伊杜、西德尼·马福马德、摩西·马耶基索和巴巴·沙尔克被判定犯有绑架和攻击罪。这些都是因为1990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南非工会大会的官员抓到了一名在南非工会大会总部外行迹可疑,后又被证明为一名警探的男人。这个人被扣留到召开一场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宣布

“南非政府不顾国际自由工会运动的强烈抗议坚持进行这次政治审判,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破坏创造一个新的民主南非的真正谈判进展的企图。”

声明接着说道

“这次对南非工会领导人的攻击表明了宣称愿意确保谈判和平解决的南非政权采取的两面派做法。”

在揭露了对英卡塔的资助之后最近又揭露了一个秘密的警察发起的反工会前线组织。《金融邮报》透露为打击“不可取的”南非工会大会和工会国家理事会的活动,1989年建立了一个设在兰德非洲人大学的劳工咨询所。南非工会大会说这再一次提出了关于其他反工会的肮脏花招的问题,包括多年来暗杀工会工作者和破坏若干工会场所。法律和秩序部长承认存在这样一个机构,但说它7月份就被解散了。

今年7月,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及其所属的组织,博茨瓦纳工会联合会一同组织的泛非会议听取了由南非工会大会和工会国家理事会代表的南非民主工会的报告。它们要求保持对南非的各种形式的制裁直至产生一项将保证不走回头路的新宪法。会议支持了它们关于以一个立宪大会谈判南非未来的要求。一旦谈判最终结束,并就一项新的宪法达成协议之后,它就不应受到白人选民的否决。

因而根据由其民主工会代表的黑人工人的明确立场,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继续要求保持制裁,并对目前匆忙和过早地酬劳南非表示深为遗憾。制裁在带来变革方面是有效的。应该保持制裁直至南非有了一部保证真正的民主并保证其全体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义的宪法。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肯定不会再走回头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的进步图书馆员同业工会的约瑟夫·D·赖利先生发言。

赖利先生(以英语发言):在宣读我的发言之前,我要读一下南非图书馆和资料工作人员组织的一项简短声明。这是一个为了代替种族主义的、由国家发起的图书馆资料组织而设立的组织。

“自1989年以来,南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1980年代紧急状况统治下的抗议和抵抗导致了解放运动组织在1989年末宣布它们已经解禁。国际压力、立法危机和军事失败导致了德克勒克1990年2月2日的反应。对于各组织的禁令被解除,而且国民党政府宣布种族隔离已经死亡。”

“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一些种族隔离立法被取消了;而今天,在当地或国际上,人们在谈论一个‘新的’南非。”

“禁止黑人使用由当地白人当局控制的公共图书馆并鼓励在黑人城镇建立低劣设施的‘公共场所隔离法’在1990年末被从规约书籍中取消。废除这项法律使一些人可以声称公共图书馆现在对所有人开放。”

“但对于为了娱乐或非正式目的或正式教育寻找阅读材料的大多数非洲人来说,获得自由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仍然是困难的。”

“大多数公共图书馆位于白人郊区,或在城市和城镇的中心,专门服务于上流集团——白人、就业的人、城市居民和受过教育的人的信息需要。它们距离大多数南非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遥远,而且它们的存书也用处有限。此外,这些设施由地方当局(它们仍然是隔离的)来控制 and 资助,服务于付给它们钱的人的利益。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图书馆禁止附近黑人城镇的居民使用这些设施,理由是他们不向有关当局付钱。”

“在纳塔尔的一些地区,图书馆管理员要求用电费帐单作为居住证明,然后才考虑黑人读者在图书馆登记。对于那些没有电的城镇的居民,或那些参加抵制服务或生活在再出租的房的居民来讲,这是困难的。其他地区实行每年高得难以支付的手续费,有效地阻止了许多穷人取得资料。还有其他地区对图书馆成员实行最高限额以防止该设施‘挤满’当地黑人城镇的读者。还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那些有条件进城去图书馆的黑人城镇居民在借书特权方面碰到进一步的障碍。这些行动表示了保护白人特权的机制仍然存在的程度。”

“那么,很明显,种族隔离远未死亡。大多数南非人仍然不能投票。种族歧视在政治,社会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已经渗透南非社会的安排,造成了一个需要数十年才能摧毁的官僚和社会体制。例如班图教育的继续使数百万黑人儿童为受到教育而斗争,他们的学校不足,没有教师、书、笔、铅笔、纸、实验设备、娱乐场地、体育设备和图书馆。”

“图书馆和新闻工作人员组织1990年在纳塔尔和1991年西开普成立,其目的是为了在长期以来面临着压迫性和歧视性的新闻和意见交流限制的情况下满足南非人的新闻需要。我们继续致力于根据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发展来确定我们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同进步的教育和文化组织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公民和政治结构建立了联系。南非的图书馆乃至所有资源的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就是必须同政治和经济资源与权力的平衡相联系。

“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顶住诱惑,不要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宣布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崩溃了,而应该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德克勒克时代。对大多数南非人来说,‘新的’南非就象旧南非一样仍然沾染了各种弊病。在继续保持现在的权力平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确信对现行的根深蒂固的特权制度进行根本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图书馆和新闻工作人员致力于民主的理想,因此,我们认识到新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我们在给予个人和社区权力方面的工作是对南非实现民主的贡献。我们呼吁国际上的图书馆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图书馆的使用者们——他们的生活由于可以自由地获得世界的信息财富而得到了丰富——支持我们为了在南非获得下列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信息和观点自由的权利、获得免费、方便和相关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儿童在获得足够的学校图书馆支持的免费教育中学习和发展的权利。”

以上是1991年11月12日图书馆和新闻工作者组织的声明。

去年,我在本委员会上说,“资料、文献、信息和知识是我们在南非和南部非洲揭露罪恶活动的工具”。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今天我想向本委员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过去一年是南非斗争的重要的一年。南非人民通过牺牲和艰苦的努力已经建立了一小块但却十分具有意义的活动空间。在争取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非种族歧视的民主国家的努力中,南非人民给予了政府进行友好对话的必要的信任。然而,种族隔离政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滥用这种信任。

继续推行班图斯坦政策的势头没有减弱,以希望将来能就这些人为的实体逐一进行谈判。甚至到现在,该政权还在把土地交给在其傀儡曼格普的军事统治之下称之为博普塔茨瓦那这块非法划分的区域。很难想象本委员会还需要再次声明不存在这个博普塔茨瓦那实体,马弗京和鲁伊格隆得这样的城市是南非的城市,居住在那里的人是南非人,鲁伊格隆得的博普中央监狱是南非的一所监狱,象拉卜桑·蒙那拿这样的烈士是死于南非当局手下的英勇的南非自由战士。我也想请本委员会把这份声明送一份给美国助理国务卿赫尔曼·科恩和布什总统,他们似乎分辨不清这一事实。

全世界在惊恐地注视着发生在南非的一件又一件的屠杀事件。在过去一年半年中发生的谋杀自由斗争领袖的事件要比在此以前十年还多。在面对着上百份的宣誓书、目击者的口供、议会报告、显示国家官员积极参与这些罪行的录相带以及国家文件的情况下,这一政权厚颜无耻地对它明显参与了这些罪行进行否认。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一项蓄意的和有组织的内部破坏战略,其目的是反对人民争取非种族歧视的民主国家的斗争。

今年夏天的启示告诉我们英卡塔和南非联合工会是南非当局的盟友和机构,没有国家花着纳税人的钱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后勤支持、政治扶持和物资援助,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存在。但是,英卡塔和南非联合工会只不过是更大的破坏战略的一

小部分而已。我们毫不怀疑，第32营；南非特种镇暴队；第五侦察团；第二侦察团；民抵运动；公民合作局的前成员；Amisinyora、黑猫、三百万人帮这些帮派组织；杰克·巴克耐指挥下的克瓦祖鲁警察；当然还有南非警察的各个部门，以上所有这些组织在全国各地活动，营造了一种大规模的恫吓和恐怖气氛。国家情报局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明为了对付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联盟组织所进行的活动的程度。该份文件显示，将逐步地削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位，通过对人民进行恐吓使其不公开地支持非国大及其联盟组织，从而使非国大领导人放弃基本原则。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在谈判进程中占据支配地位。

南非还继续干涉该地区主权国家的事务。

在纳米比亚，进行着与人为的资本转让进行配合的经济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在下届选举中失去权力。招标委员会和W·N·格里夫先生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尤其令人关注的。另外，里昂·D·朗伊和安那·弗斯特这类个人似乎是借着南非在温得和克的外交使团为国家情报局工作，路易斯·范·尼尔科克、路易斯·范登伯格以及军事情报部的其他人员都可能是为了令人憎恶的同样的破坏目的服务的。

在安哥拉，已经很清楚地证明南非正积极地试图破坏安哥拉的选举，并尽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使得霍纳斯·萨文比上台。C-130大力神运输机不断侵犯博茨瓦纳领空向安盟运送军事物资。在北开普的第32营基地附近建设简易机场，在巴黎建立名为“国际交叉行动”的情报前哨——该机构由迈克·韦尔斯和菲利浦·博恩所领导，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安哥拉的和平进程正在受到这些成分的攻击，它们对无休止的恐怖和破坏负有最大的责任，而首先正是由于它们造成的这种恐怖和破坏才需要开始和平进程。

在其他地方，南非受到指责，因为它向扎伊尔的腐败政权运送军事车辆。南非的军方为了肆无忌惮地在本地区建立霸权统治已经决定参与更为非常规的战争。这次是在乌干达。

最后,许多关于在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边境附近不断增长的非法武器贸易的报道是值得注意的。同样,非法的象牙贸易为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和南非国防军特种部队提供了巨额资金,这种贸易也在扩大。

很明显,南非并不是单独地进行对外干涉的。例如,虽然政府资助并管理南非联合工会,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有重要的文献表明人们十分怀疑美国的全国促进民主基金也参与了。1991年2月22日该基金批准的为数11万美元的第91-51号赠款;1990年6月8日批准的为数20万美元的第90-100号赠款;以及1989年9月15日批准的第89-116号赠款都是从不知内情的美国纳税人那里拿去的钱,其目的是为了把所谓的工会领导人派往以色列的犹太劳工总会。

但是,以色列不是唯一支持南非的中东国家。在海湾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从南非购买了1991年全部155毫米炮弹的供给。同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南非订购了50门G6型机动大炮。这些交易的最后结果显然是,南非政权获得了巨额利润。

一些极右私营组织继续积极参与区域干涉活动。国际自由基金会、自由社团、莫顿·布莱克威尔和国家政策理事会成员组织、帕特·罗伯逊和一群右翼基督教福音会团体,在德国的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当然还有传统基金会。这只是一大批在整个区域支持恐怖和破坏稳定活动的私营和半私营组织的部分名单。

在众多为在南部非洲制造混乱而投入时间和资源的政府和组织中,肯尼亚值得特别注意。肯尼亚向莫桑比克民抵运动提供物质支持、外交保护和军事训练,这是十分可耻的。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都把莫桑比克民抵运动视为应对在莫桑比克屠杀一百多万人民负责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的人道主义战术包括“当着孩子父母的面把儿童活生生地投入沸水中烫死”。肯尼亚在负责监督莫桑比克民抵运动和莫桑比克政府谈判的联合核查委员会中的作用只不过是允许肯尼亚更加公开其同莫桑比克民抵运动的长期关系的借口。甚至在肯尼亚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刚刚签署了一项敦促停止对莫桑比克民抵运动的各种形式支持的公报后,这种支持仍在继续,这一事实

暴露了一种对肯尼亚的利益决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战略价值的非常玩世不恭的政策。

我向委员会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都不是来自秘密渠道,也不是通过某种机构的渗透获得。大多数资料都是来自可以获得的消息来源,例如报纸、杂志、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和类似材料。另外,尽管破坏稳定的活动非常密集,但其矛头所向的该区域各国以及整个南非的各社区仍把精力集中在稳定、和平和不分种族的民主目标上。因此,特别政治委员会不应感到提出若干旨在制止对南部非洲主权国家事务的外部干涉并进一步支持战斗中的南非人民的建议非常困难。联合国在南非和南部非洲继续起积极作用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本委员会继续举行此类听证会既是对种族隔离仍是不分种族的民主和区域稳定的最大障碍这一事实的承认,也是对联合国继续对南非和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承担义务这一事实的承认。

我已经提交了一些建议,供特别政治委员会细读。我将不占用委员会更多的时间宣读这些建议。委员会也许将在其审议工作中对其进行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戴维·A·赖德诺尔先生发言。

赖德诺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对有这个机会就一项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南非种族隔离状况问题向委员会发言表示感谢。

南非各团体似乎并没有对种族隔离状况达成一致意见。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声称种族隔离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过去两年来进行的多项变革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同时,政府坚持认为,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并已埋葬,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当然,只要南非法律拒绝给予绝大多数人民平等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种族隔离就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说种族隔离尚未死亡、还未埋葬的话,那么它至少已经濒临死亡。在F·W·德克勒克担任南非总统的两年中,南非政府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种族隔离体制已经土崩瓦解。

应该回顾一下过去12个月来进行的各项改革。

首先,去年不仅1936年《发展信托和土地法》、1913年《黑人土地法》和1984

年《黑人社区和发展法》被废除，而且1936年《种族区域法》和1950年《人口登记法》也被废除。废除后两项法律是美国自己的《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规定的美国总统解除美国所有制裁措施的一个条件——几个月前它已经这样做了。

第二，谈判进程已在南非开始。南非政府为创立一个新的多种族政治制度自1990年年初以来已经积极地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某些领导人继续声称，他们同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只是为了讨论谈判的条件。但是，根据《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谈判是“同他方商谈或确定条件的行动或工作”。换言之，讨论谈判条件本身就是谈判。另外，政府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签署了几项协议，其中包括《格鲁舒尔备忘录》、《比勒陀利亚备忘录》和最近的《国家和平协定》。最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自己也宣布愿意参加本月晚些时候召开的各党派会议。

第三，南非国会6月份通过了一项修正《国内部安全法》的法案。该法案对监禁恐怖分子嫌疑犯规定了严格的限制，取消了对出版物和个人的限制并终止政府取缔各组织的大权。

第四，政府在3月份已同意，甚至曾受到军事训练的流亡者也可以申请并得到赦免，可以返回南非。预计这将影响到80%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者。到今年4月30日，4500项赦免申请已获得批准。

第五，在南非的所有政治犯都已获得释放，根据南非政府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共同协定，释放政治犯进程已于6月30日结束。

虽然在从法律上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南非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这就是就新的立宪制度进行谈判，以便使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都有权平等参加政治选举。只有到那时种族隔离才会被埋葬。但是甚至做到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南非的问题的都得到解决。

南非的最大悲剧之一是黑人居住区有很多人死亡。根据某些估计，过去五年来已有6000多名黑人在布塞雷齐酋长的英卡塔运动和纳尔逊·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

会之间的冲突中丧生。还有更多的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运动之间的暴力对抗中丧生。国际制裁对这一悲剧也负有责任。

国际制裁和由此造成的黑人工人的经济混乱帮助建立了暴力文化的基础。它们给南非年青黑人造成了严重破坏，新闻媒介经常把这些年青人称作“南非垮掉的一代”。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许多年青黑人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由于制裁造成经济下降，他们也无法找到工作。其中有些人诉诸犯罪——有时是暴力犯罪。同整个工业化世界城市中心的穷人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加入帮派以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并获得一种归属感。从198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他们选择的帮派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

当然，非洲人国民大会渴望征募新的人员、在198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军事上不足以向政府挑战，因此它着手使南非——用它自己的话说——“无法管理”。这样做不需要纪律严明和政治坚定的干部。“垮掉的一代”的年青人就足以造成无政府状态。

这给我们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即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暴力，当纳尔逊·曼德拉说他希望停止暴力并希望暴力立即停止的时候，我对他表示相信。唯一的其他选择是，他正在积极鼓励暴力，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实际上，在1980年代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征募了一些纪律涣散但决心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人，这恰恰是他们今天所拥有的。曼德拉先生无法制止暴力，因为他无法控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更不用说英卡塔运动的成员了。

解决南非暴力问题的对策是为南非青年改善教育，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帮助南非“失去的一代”寻找其出路。有职业的人、基本经济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大可能倾向于采取暴力行动或者极端主义行动。但是如果外来的投资和工业无挥霍，那么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都是不可能的。

我促请联合国及本委员会通过鼓励会员国消除残余的惩罚性措施，来帮助结束这场残杀。

这一项行动将符合联合国所制订的结束国际制裁的条件。

1989年12月,联合国为消除对南非的惩罚性国际制裁规定了五个条件。其中包括:

1. 使受禁止的政治团体合法化,恢复所有政治团体组织、举行抗议等行动的权利。这一条件去年2月由于对60多个反种族隔离团体的取消禁令而充分地满足了。这些团体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和泛非主义者大会。

2. 释放所有政治犯。这一条件已经满足——至少已经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满意。6月30日,非洲国民大会同意,释放政治犯的过程已经结束。有些反种族隔离的领导人认为,政府可能在释放政治犯方面矫枉过正了。长期以来,反对种族隔离的先锋海伦·苏斯曼在最近访问华盛顿特区时说,她认为,有些所释放的政治犯对南非的公众安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3. 结束紧急状态法令。这一条件在6月通过改进了内部安全法而得到了满足。去年,南非的紧急状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解除。

4. 结束所有政治审判与处决。这一条件也已经满足。由于解决了政治犯的问题、消除了对政治活动的限制、结束了紧急状态、修改了内部安全法,政治审判的问题基本上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尽管对迪克勒克总统的“临时”推迟处决的最后期限已在今年早些时候过去,实际上,它还是在生效。今天实际上的做法是推迟处决。

5. 使所有南非军队撤出乡村小镇。根据政府的资料,南非国防军必须驻在镇上,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英卡萨运动之间的政治上的自相残杀。确实,南非独立的人权委员会最近报道,1990年7月与1991年6月之间,这些暴力行为造成3180人被杀,大约7 000人受伤。去年,纳尔逊·曼德拉本人在ABC电视台的“夜线”节目上指出:“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容忍有将近4000人被杀的暴力行为而不加干涉。”9月南非政府,非洲人国民会议和英卡萨签署了一项综合协议,处理政治暴力。协议

不仅为各政治团体，而且还为南非国防军以及警察制订了具体的行为准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的对于南非国防军在各小镇中的具体行为准则也就表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战术上赞同南非国防军驻扎在那里。因此，这一条件已经被满足。

联合国应当言行一致，并呼吁所有会员国结束制裁。

我也许不必告诉你们南非黑人对于国际制裁的想法。在过去十年里，有几十次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的黑人反对制裁。例如，最近由受高度尊敬的盖洛普测验组织进行的一次测验表明，所答复的人中76%（包括68%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反对惩罚性经济措施。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明显：他们对制裁所付出的代价最高。

南非经济协调部长达维·迪维得尔博士最近报道，南非的失业率在1983与1991年之间从10%上升到17%。坦率地说，有些分析人员怀疑这些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失业率实际上要高得多。由于黑人占失业者的80%强，目前有200多万黑人在南非没有工作（即使是使用迪维利尔博士的乐观的统计数字）。失业者中只有3%到4%是白人。

1983年和1991年之间的区别是国际制裁与不投资。在1980年代多数惩罚性制裁措施实施以前，南非经济实际上增长的速度足以雇用新的人员进入工作市场，而第一次进入工作市场的人们中多数是黑人。在1980年代，新进入就业市场中不幸只有约25%找到工作。

在南非许多挣工资的黑人不仅养活自己的家庭，而且还要养活其兄弟姐妹。一个黑人失去工作的经济影响可以冲击到四个家庭。几百万南非黑人正在受苦难：他们没有适当的营养、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

联合国应当采取人道主义和道德的立场，呼吁所有国家现在就消除对南非的制裁。

谢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向你们谈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反对种族隔离青年代表萨丽夏·伊万斯女士发言。

伊万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以极为敬畏和自豪的心情在这一机构发言。我称赞该委员会使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得到这一机构,而且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所做的不懈努力。你们的努力反映了文明人的良知。

我是1976年6月16日之后一年零十天以后出生的。如大家所知,1976年6月16日这一天不可磨灭地在世界上全人类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这一致命的一天,无真无邪死去了。

始终代表着人类的希望与未来理想的儿童成为仇恨的牺牲品、压迫的牺牲品、种族隔离的牺牲品。这些索维托的天真无邪的儿童现在冲锋陷阵,为其祖国的灵魂而斗争。在随后的年头里,南非儿童无法从这一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争一般被描写为成人专有的禁区。以前至少还有保护儿童不受战争的魔爪但1976年6月16日,这一假面具被抛弃了。儿童成为种族隔离国家机器的明确的目标,因此也从历史的脚注中进入了主要的段落。当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时候,从他们的痛苦的呼叫与垂死的呜咽中,反种族隔离运动诞生了。今天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致敬,向许多的倒下的英雄们致敬。

我透过从一个14岁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的眼睛看待南非的事件。我并不假装知道或懂得成人的行为,但我确实感受到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南非儿童的痛苦、孤立和失去的青春。我能想象不能做孩子们所做的简单事情的悲哀,比如和朋友一道上学,享受安居乐业的父亲的力量和母亲的照顾。

我想象恐惧的恶梦。我懂得为什么儿童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战斗中充当成人的角色。我懂得为什么未来不得不建立在今天的青年所抛洒的热血之中。种族隔离不仅仅是针对父母的战争。其受害者不仅仅是年老或年青的成年人。就其本质来就,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全面战争。其受害者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正义者和非正义者。由于它非常具有压迫性和侵略性,因此彻底消灭它成为所有文明民族的责任。

我懂得而且同意儿童必须站在这场战斗的最前线,但我仍然为他们的牺牲感到悲哀。我仍然为他们感到痛苦。只有当种族隔离的一切残余被摧毁,自由的纯洁空

气再一次温柔地亲吻南非儿童的脸颊时，他们的鲜血、青春和未来才值得付出的可怕的代价。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重新获得童年的天真。

主席(以席语发言)：我现在请维护法定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代表盖伊·麦克杜格尔女士发言。

麦克杜格尔女士(以英语发言)：南非的事态发展目前正处于紧要关头。自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于1990年1月在议会开幕时所作的历史性的讲话以来，这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今天当我们在南非政府和其反对党派举行实质性谈判的前夕观察这些改革时，我们必须断定这些变革并不够格被视为不可逆转或深刻的——现在还不是。

数以百计的政治犯仍被关在监狱中，几乎没有早日获释的希望。以政治罪名进行的逮捕和政治审判仍在继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最近与南非政府缔结一项协定，允许遣返成千上万流亡者，但在这一进程中没有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他国家所要求的全面大赦。许多人将在部分保障措施下返回家园，这不能消除他们对于被捕或被指控的恐惧。

《国内安全法》和《公共安全法》仍然授予广泛的权力来控制、压迫和惩罚某些形式的和平政治活动，这给政治参与带来令人沮丧的影响。

《种族区域法》确实已被废除，但它被另一些立法所取代，这些立法允许地方白人团体采取措施在种族隔离社区维持现状。同样，《1913年和1936年土地法》的废除造成的影响甚微。大部分南非黑人人口处于赤贫状态，这主要是实施那些法律的结果，他们没有任何财政手段来购买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向他们提供的财产。《人口登记法》已被废除，但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在该法废除之后出生的婴儿，他们不再被分为白人、亚洲人、有色人或非洲人。然而，这个社会所有其他人仍然保持他们的种族分类以及与这些分类相关的主要后果。最重要的是，那些被划为非洲人的人仍然被剥夺选举权利。

南非政府在国外促进建立一个摧毁种族隔离和参与“真诚”谈判的形象，同时

秘密发起一个由政府倡议的反对其主要谈判伙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动。通过南非警察和军队的秘密行动以及向英卡塔自由党秘密提供资金,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实施了一个双重议程。最好的情况是,南非证明是与英卡塔相勾结,试图操纵英卡塔、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力量平衡。最坏的情况是,该政府也许被证明是直接参与了仅仅今年就夺去1 700人的生命的残酷暴力行为。

与此同时,象美国这样的外国政府正在迅速行动,在南非政府表示明确的诚意之前取消制裁。

也许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和主要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现在正在坐下来进行谈判的背景遭到暴力不稳定的沾污——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南非警察参与了这些暴力。这些趋势的出现加上南非政府在老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对于即将召开的所有党派大会的成功造成严重威胁。进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障碍。

在我将要提交以记录在案的书面发言中,我详细地评估了南非政府遵守在第十六届专门讨论种族隔离种族隔离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南非宣言所确定的谈判先决条件的程度。我接着描述了谈判在今后天两年中的进程。最后,我分析了国民党的简明的立宪建议。

然而,在我口头发言所剩下的有限时间内,我想做的是集中讨论我们认为是目前阻碍进展的唯一最重大的障碍。即目前在南非盛行的暴力。

目前的暴力造成了恐惧的气氛,而不是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气氛。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取消对个人和组织的限制而新确立的权利正在受到破坏,因为公民不敢行使这些权利。仅仅今年死亡人数达到1 745,据报道有两千多人受伤。

暴力问题难以对付,其原因是,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多面性。一方面有人们所说的派系间的斗争,但与此相关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有关警察参与的报道。

这种典型的暴力所造成伤亡是普通的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是组织严密的袭击队进行的暗杀,暗杀对象主要是重要政治领袖。参加暴力的人的范围从政府军队至黑人和白人平民,包括白人右翼极端主义集团。此外,过去暴力的目标似乎在其政治党

派的基础上选择,而最近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加区别的暴力,导致城镇更为普遍的混乱。

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为警察的参与提供了新的证据。在一起事件中,据报道有一百多人在一场冲突中被杀,这场冲突显然使得两个竞争的出租汽车公司互相对立。这场冲突的特点与其说是在一个居民区,还不如说更象一个被炸后废墟,一夜之间,两百多间小木屋被烧为灰烬,78人无家可归,11人死亡。已向警方提交36位证人经过宣誓的、关于警察参与暴力的证词。关于警察煽风点火和不采取行动的陈述非常多,不可能将其指责为无稽之谈。在另一次事件中,

“南非警察有七名成员目前正因为1988年12月3日谋杀一个叫做特拉斯费得的地区11位居民而受审。本案目前正在南非最高法院土著区审理。本案关键证人是一名英卡塔领袖。他作证说,他与被控的警官一起参加了杀害对英卡塔领袖权威挑战的特拉斯费得居民的阴谋”。

除警察被怀疑参与乡镇暴力外,还出现了关于警察和军队行刑队袭击南非以及远在法国的最高层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的可信指控。虽然一个政府的调查委员会——伤害委员会——在调查的60多起死亡中免除了南非政府的刑事责任,但该委员会得出下述结论,即在一起谋杀事件中,有足够的证据对前军队行刑队成员进行起诉,并且调查其他三次预谋的刺杀行动。据设在约翰内斯堡的人权委员会透露,仅仅今年,暗杀已经造成46人死亡,34人受伤,在过去18个月里,60多人被刺杀。仅仅在1991年6月至9月这个短暂的时期里,发生了33起被怀疑是行刑队所进行的刺杀行动,受害人主要是非洲国民大会的人。

目前正在调查1991年2月25日刺杀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祖卢酋长马普木洛酋长一案。在调查过程中,一名前南非保安部队成员供认,他根据保安部队的指示进行了上述刺杀。证人警官乐基·詹姆斯·恩坦波作证说,他参加了对马普木洛酋长家的武装攻击。参加攻击的有英卡塔成员和警察。恩坦波还叙述了他和其他警察在上级的指示下如何采取步骤,通过佩戴滑雪面具掩盖其身份,并且在其AK-47步枪上装

了布袋,以便不留下任何用过的子弹,以免成为警察参与的证据。在调查程序之外,恩波坦告诉记者说,自他1988年参加保安部队后,他多次参加袭击队的攻击,至少已经杀死15人。他报告说,受害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此外,他承认参加了由一名警察上尉领导的小组,在马普木洛酋长的司机准备在调查过程中出庭作证的那一天,该小组杀害了这名司机。上述调查尚未作出判决。

1991年9月14日签署的《国家和平协议》受到欢迎,被认为是镇压暴力的严肃努力。《协议》要求所有各方遵守政治行为准则,并且还对警察和保安部队在政治集会和游行中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虽然协议的各项目标值得称赞,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自签署之后,已有200多人被杀害。许多报道指出,南非警察违反《协议》,政府未能对保安部队以及大众进行《协议》内容的教育。还有一些指控说,警察未能监视上下班所用的火车,而这些火车上发生过若干起野蛮的袭击。自《协议》之后,已发生11起上下班所用火车袭击事件,16人丧生。警察显然在各车站巡逻的时间很短,在巡逻的这段时间里,袭击事件确实下降;然而,巡逻过后,暴力又起。

《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必须为谈判造成必要的气氛。急需对这个普遍欢迎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S-16/1,附件,英文第5段)

最近的一拨暴力事件不但没有造成《联合国宣言》所要求的气氛,相反却大大破坏了这种气氛。它进一步证明南非政府未能履行其职责,甚至未能履行其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已经承担的职责。

显然,政府有义务不利用自己的保安部队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战争。如果政府本身并未策动这些暴力,如果参与的警官都是独立行事的,那么政府有明确的义务采取步骤,对其自己部队的不良分子进行同样的控制,就象过去对反对种族隔离者所作的那样。政府必须通过彻底调查和强有力的起诉,保证政府执法部门所有成员以负责任的方式维持法律和秩序。

金蒂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进步图书馆员工会的约瑟夫·赖利先生说,我国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购制了某些军事装备。我谨明确指出,他的发言中关于我国的资料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国坚决遵守禁止与南非交往的所有协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发言者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已经发言完毕。特别政治委员会因此结束对议程项目37的审议。我们的报告员将向大会提交本委员会报告。

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即1991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第二会议室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2“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下午4时50分宣布散会。